



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政治部编印

特殊的战斗

黎 恭 柳 清 波

一提起战斗，人们就会联想到隆隆的炮声，呼啸的弹片，和那滚滚的硝烟。于是，面前便闪现出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的面影。但是我向大家报告的解放军某部侦察连进行的这场战斗，既看不见炮弹爆炸的火光，也听不到英雄们冲锋的杀声，但是，当你的心伴随着战士们的脚步，走完这场战斗的全程，你就会从战士们那渗出鲜血的十个手指尖上，看到他们那颗无限热爱人民的红心，会从他们那在低矮的黑洞里战斗的英姿上，看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的光辉。

在没讲战斗之前，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战场”。

二月四日十九点三十六分，一次强烈的地震，在海城、营口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震塌房屋这是常事。但是，海城县招待所的大楼，在这次地震中，却倒塌得很特殊。这是一座“山”字形的三层楼，这次地震，“上”字形的主楼，虽然也遭到严重破坏，但是没有倒。位于“上”两旁的副楼却倒塌得很严重。尽管招待所当晚把旅客全撤到一、二楼，告诉大家：晚上有大地震，要大家不要在屋里，但是，由于

各种原因有的旅客没有撤出来，这里，就是这场特殊战斗的特殊战场。



在震后的迷濛的尘烟里，仍然在颤抖的通往海城的公路上，飞驶着一辆自行车。骑车的人，棉军帽挂在车把上，头上冒着汗气，他的两腿拼命地蹬着，恨不得一下飞到目的地。这是谁？是侦察连连长陶连平。地震之前，他回家去看望生了孩子的爱人，刚到家，就觉得大地突然一颤，紧接着，屋墙便“轰”地倒了一角。他心里一咯噔：地震了！地震就是命令，要赶紧回连队，率领部队抗震救灾。他没顾爱人和孩子，一个箭步蹿出屋，对邻居说了声：“请照顾一下我的家。”便蹬车向连队飞驰。

地震就是命令！在营房的指导员李传尧，一见地震，马上意识到：新的战斗来了。电话，是指挥战斗的神经，要用生命保护它。在那地动山摇的当口，这个二十八岁的指挥员，没拿自己的一丝东西，却抱起了电话机来到院中。命令通信员：“架在安全地方。守住它，听候上级指示。”又很快地查看了部队，见人员、枪支毫无损伤，立即命令二排长：“集合部队，迎接战斗！”

二排长整理部队，要把闹病的赵彦清留下，小赵急了：“地震就是命令！我是共产党员，党需要的时候，我不能够在家蹲着。”

地震就是命令！请假外出的八班长陈晓东、廖志友、周思才，一见地震，立即往回跑。小周的腿，骨折刚好，廖志友让他跑慢点，小周说：“这是什么时候，只能快！”

在新兵连带新兵的班长、战士，很快地把工作安排了一下，回连参加战斗了。

在师医院休养的吴云安、刘明义从医院赶回来了。

炊事班的同志们精神抖擞，站到战斗的行列里来了。

地震就是命令！它告诉每一个革命战士，在这紧要关头，应该想什么，做什么，站在什么岗位上，往那个方向冲锋。

正当同志们紧张备战之际，陶连长回到连队。见到士气高昂的部队，心里很高兴，刚要说什么，架在当院的电话响了。战士们一听，“呼”地一下把电话围了起来。人们探着头，闭着嘴，瞪大眼睛静静地听着。

连长操起听筒，便传来了副师长的语声：“海城县招待所大楼震坏，有人压住了，师党委命令你们，以打仗的拼命精神，立即去抢救。一定要完成任务。”

围在电话旁的战士们，虽然没听到副师长讲的什么，但从连长“是，好！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的回答中，知道战斗任务来了。他们没等连长下达集合口令，便自动地站好了队。

党支部提出的“宁可自己担风险也要把阶级兄弟救出来”的战斗口号，成了全连干部战士的自觉行动。连队在“保证完成任务”的激昂的口号声中跑步出发了。

二

飞跑的部队，似一支乘风的利箭，插到招待所门前。战士们站在雪地上，望着倒塌的大楼，焦急地等待着命令。这时，海城县革委会副主任跑了过来。陶连长一个立正：“报告首长，侦察连奉命来到，请下达任务。”副主任说：“请

赶快进楼救人。”

陶连长透过迷漫的烟尘望去，见大楼的门口已震塌，大楼正中，主楼的两角，塌成两个大洞，弯曲了的钢筋伸出楼外，一块块破裂了的水泥板在钢筋上斜吊着，楼里也不时发出扑通、扑通的响声。险情这么大，压住的人在什么地方？陶连长和李指导员一看，楼里危险，不能打莽撞仗，这种情况，干部要先进楼侦察。俩人一合计，让部队在楼外待命，便各带一个小组冲了进去。

楼里一片漆黑，碎砖、灰块不停地往下掉。陶连长一进楼，左手便被砸伤，他没顾得看，便一边喊一边往东走廊冲。

李指导员冲到西走廊，只见三个工人正在抢救一个人。他用手电一照，见这个人被压在楼梯下边，头上是摇摇欲坠的水泥板，右面是眼看要倒塌的裂墙。便说：“同志，这里危险，让我们来！”一位老工人说：“同志，我是共产党员，今年五十五岁了。你们还年轻，为党工作的时间还长，这里危险，你们快走！”“老师傅，我们是人民子弟兵，这里危险，应该我们干！”说罢，不容老工人分说，便让文书张志华把他们送出楼外。李指导员和同志们冒着危险，救出了这个遇险的同志。这时候陶连长已经查看完各个房间，并指挥一班救出了另一名同志。他们立即带队向副楼冲去。

刚拐过弯，就听主楼的西角，传来了喊声，陶连长顺着声音跑上去，听了听，声音是从主楼和副楼的联接处发出的，他忙用手电一照，看不见人影，他正要下去寻找，突然来了次大的余震，震裂了的主楼摇晃了，发出“嘎叭、嘎叭”的响声。五班战士胡良友一看，大声喊道：“连长，这里危

险，让我们上！”没等连长回话，便猛虎般地冲了上去。

他顺着声音，抠开震裂的砖墙，伸进手电，见里面倾斜度很大，震碎的砖墙、水泥板呲牙咧嘴地晃着，不停地“吐”着碎砖。胡良友毫不犹豫，脑袋往下一钻，便爬进向下倾斜四十度的洞里。他一只手支撑着身子，一只手用力地抠着碎砖。徐兴和要换他，他回答：“我顶得住！”他一寸一寸地前进着。原先微弱的声音，现在越来越大了。他抠着，听着，心里高兴极了。这声音，就似激昂的战鼓，催他迅猛前进！胡良友很快地接近了遇险的同志。“同志，你叫什么名字？”“王海学，是海城县接文公社的农业技术员。你是谁？”胡良友听王海学回答得很清楚，可乐坏啦，忙说：

“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王海学一听，激动地喊起：“毛主席万岁！感谢亲人解放军！”他不停地喊着，似乎是想把他感激之情一下倾吐出来。胡良友怕他消耗体力，劝他少说话，他说：“亲人解放军哪，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不说心里难受啊。”

胡良友用手电照着，只见王海学下身被碎砖埋住，上身压在被床头栏杆支撑着的水泥板下，只有头部露在外面。离头两、三寸处，有一大块悬空的三角形的水泥板，尖角正对着王海学的头，水泥板时刻有滑下来的危险。要救王海学，非先把这家伙搬掉才行。胡良友爬到王海学跟前，用枕头护好他的头，用力托起了水泥板。然后，倒着身子，两个胳膊上担着几十斤重的水泥板，用双肘交替着往后退。坎坷的碎砖硌得双肘火辣辣地疼。刚移动了几尺，嗓子象堵了一团棉花，喘不上气来。他艰难地爬着，每移动一寸，都要付出鲜血、热汗，克服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

快到洞口了，突然，观察员一声大喊：“胡良友，注意，地震啦！”这时，胡良友如果双手一松，往外一蹿，就会很快脱离险区。但是，我们的胡良友啊，他清楚地知道，手一松，水泥板就要顺洞滚下去，王海学同志就要……他深深地懂得，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他牢牢地记得：他十岁那年父母双亡，大妹妹七岁，小妹妹三岁，十三岁的哥哥，还患了骨髓炎，是党和人民给哥哥治好了病，是党和人民，冬来送棉，夏来送单，是党和人民哪，把他们这四个孤儿抚养成人。生死关头，一发千钧，我们胡良友的手啊，没有松！他听到喊声以后，把水泥块往胸前一拉，紧紧抱住。大地震动，身子往下滑，水泥板却丝纹不动地压在自己身上。这时，一大块砖坨砸伤他的左臂，哗哗的碎砖盖满他的全身，他咬紧牙：震吧，只要你地壳不翻个儿，我就决不松手。在余震声里，他用力抖落身上的碎砖，两脚勾紧断墙，一用劲儿，托起水泥块，一口气把它托出洞外。

王海学脱险了，主楼和主楼附近的三名同志全部救了出来。

三

主楼的战斗一结束，部队马上跑到副楼。陶连长让部队在副楼南侧的树林里待命，便和李指导员、县革委会副主任，来到副楼跟前。这楼倒塌得很怪，三层楼象合上了的手风琴那样，从上往下，合成了一层楼那么高，楼的两侧没有门，进、出都要通往主楼，现在，通往主楼的走廊已塌坏，外边的人进不去，里边的人出不来。他们听着楼里传出了呼声，心里十分焦急。怎么办？是从上往下一层一层地揭楼

盖？不行！这样做，对部队来说倒很安全，但是，一费时间，二对遇险的阶级兄弟不安全；另一个办法是从墙上打洞，钻进去救人，这可以缩短抢救时间，可是，余震接连不断，人钻进去，随时都有被砸在里面的危险。陶连长、李指导员当机立断：打洞救人！

战斗打响了！陶连长、李指导员，第一个进洞侦察险情，他们身先士卒，为胜利开辟了通路。

战斗打响了！战士们争先恐后地往里冲，进了副楼没等脚根站稳，就大喊：“同志，你们在哪儿？听到了吗！”一班战士于芷良是个胆大、心细又很机灵的同志。他喊一句，耳朵贴着墙听一听，唯恐里边的声音受到干扰。他正听着，就听二班的同志喊：“这儿听到一点声音！”于芷良一拉李德贵，便跑了过去。刚要顺着二班打开的洞口往里钻，就听街上的广播高喊：“同志们注意，今天上午八点到十二点，有五级至六级余震，大家做好防震准备。”于芷良一看表，时针正指八点，他眨了眨眼睛暗想：共产党员李玉和，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我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面对地震这个“敌人”，也要象李玉和那样，一千重困难，我来扛，一万倍危险，我承担。它震它的，我干我的，决不能让地震吓住。想罢，一拉李德贵：“进！”

为了弄清被压的同志的方位，他先爬在碎砖上听。忽然他听到了一句“毛主席万岁！”声音虽然很弱，可是，它却震动了于芷良的心：在这么困难的时刻，我们的同志，时刻不忘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是毛主席的战士，一定要把毛主席的关怀尽快地给他送去。

当抠到一米多深的时候，突然，身下猛烈地颤动起来，

四周发出嘎嘎的响声。接着，一大块砖坨，“叭”地砸在他手上。血，顺着手指往下淌。此时于芷良心里想的是尽快让遇险的阶级兄弟脱险，他没觉出疼，侧身向下一爬，耳朵贴紧碎砖，大声喊道：“同志，你那儿怎么样？”嗯？刚才那个微弱的声音消失了，他心中异常地不安。爬在他身后的李德贵、张明林焦急地问：“小子，还能听到声音吗？”于芷良唯恐战友们难过，强压下内心的沉痛：“兴许是被杂音盖住了。”

余震过去了，漆黑的洞里又恢复了原来的宁静。尽管听不到遇险同志的声音，于芷良仍然不停地抠着，呼喊着。突然，从北侧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同志，我在这儿。”于芷良一听，就象在战场上听到冲锋的号声，恨不得顷刻飞到声音跟前。但是，这漆黑的小洞，只有一尺多高，二尺来宽，前进起来太困难了。这里不能两个人并肩作业，大的工具抡不开，小的工具又没有。他们唯一的工具，就是十个磨出鲜血的手指。于芷良为了加快速度，把手电放在洞边的砖上，腾出双手，把尽快救出阶级弟兄的火热激情，把向英雄李玉和学习的决心，把接受党的考验的壮志，全都集中到十个手指尖上，拚命地扒着碎砖、烂土。

扒出的碎东西太多了，人在洞里回不过身子，怎么尽快地往外运？机灵的于芷良一眨眼，立刻有了办法。他把大块的砖坨用砖头击碎，把碎土扒成一个个小堆，然后一支手支起身子，一支手把它们推到肚皮下面，再提起一支脚，一堆堆，一块块地把它们蹬给后面的李德贵，李德贵再蹬给张明林。他们，在这漆黑的洞里，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挖洞“接力赛”。

他们艰难地前进着。灰尘，塞满了鼻孔；嗓子，呛得冒烟。正当他们口渴得难受的时候，洞外的同志唤他们吃饭。于芷良的心哪，早已被阶级弟兄的呼声牵住了，他没出洞，继续战斗又抠进一米多深，终于来到了这个同志身边。遇险战友得救了，他稍微包扎了一下磨掉了肉皮的指尖，又投入新的战斗。

四

与此同时，另一场战斗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陶连长把八班长陈晓东叫到跟前：“现在指导员已查明202房间还有一个人，你是党员、班长，给你个硬任务，必须把他抢救出来。”陈晓东虽然连续战斗了五个小时，听连长一讲，便对陈爱忠和李德贵说：“小陈跟我进洞，小李在外边接砖。”

他们一边扒，一边呼喊。抠进一米、两米、三米，呼喊三次、五次、十次，听不到回答。

陈晓东暗想：刚才指导员进来还听到声音，怎么现在听不到了？是昏迷了？还是离我们远？他一边抠一边分析着情况，觉得不管是那种情况，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越听不到声音，越要快抠。时间就是生命，晚一分钟，遇险同志的生命就多一分钟危险。他拚命地加快着速度。

灰尘迷得双眼难睁，不管！鼻孔呛得淌血，不顾！余震不断发生，不怕！他想着阶级弟兄的痛苦，他记着我们这个军队的宗旨，他怀着在斗争中锤炼革命意志的决心，他耳边响着“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誓言，奋勇地前进着。

当抠进四米多深的时候，洞里的空隙大了一些，传声好了一些。这时，断断续续地听到：“我在这里……”陈晓东忙说：“同志，毛主席派我们救你来了，再坚持一下。”正说着，一次较大的余震又来了。一根大梁砸了下来，把手电砸了个粉碎。陈晓东一看，从这里再无法前进了，便退出洞把情况报告给连长。连长说：“找准方位，到东侧另抠。要快！”陈晓东说了声“是！”扭头就跑，站在一边的指导员说：“任务交给六班，你回去吃饭。”陈晓东说：“我熟悉情况，还是让我干吧！战斗没结束，我不能退出‘战场’。”一边说着，便向东侧跑去。

指导员望着他矫健的背影，想到他已连续战斗了七、八个小时了，应该命令他回去，但是，想到抢险以来，这个二十二岁的班长，那里危险，便往那里冲，他，为了早一分钟救出阶级弟兄，心里滚动的是一团烈火！命令，怎能对他心中那自觉战斗的火焰起作用！指导员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陈晓东来到六班，帮他们校正好方向，便要 and 六班一块儿干，六班的同志知道他还没吃午饭，说啥也不让他参加。他见八班正抢救另一个同志，便跑到八班，直到把人救出来，才和全班一起回到驻地。

夜来了，天空飘洒着雪花。陈晓东躺在草垫子上，雪花扑打着他的脸。虽然一天一夜没合眼了，但他怎么也不能入睡。做为一个共产党员，任务还没完成，心里十分难过。他觉得这场特殊的战斗，虽然听不到枪炮的轰鸣，它可是测验一个革命战士路线觉悟高低的考场，是衡量平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得好不好的课堂啊！我的“考卷”及格了吗？他想着，三年前的往事，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闪现起来：

他是个干部子弟，从小在糖水里长大。是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两年里，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的报告，使他懂得了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贫下中农用活的阶级斗争事实，提高了他的阶级斗争觉悟，使他懂得了爱和恨；是贫下中农手把手地教他扶犁、点种、锄地、收割，使他懂得了劳动的深刻含意。他病了，贫农于大娘杀了正下蛋的母鸡，把鸡汤送到他面前；他要参军了，贫下中农拉着他的手：去吧，孩子，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去为人民立功。他想着，越想越觉得党和人民给予自己的太多、太多，而自己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太少了。他想着，想着，就觉得有千万双眼睛在望着他，催他立即投入战斗。他再也躺不下去了，翻身站起来，迎着漫天飞雪，飞快地跑到现场。

来到现场，七班不让换。陈晓东明白，在这种情况下，谁愿退出战斗？他没吱声，蹲在一边，准备抓机会就上。这时，七班正从洞里往外拉一个大水泥块，人都出洞了，他便和陈学才趁机钻了进去。

突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中央慰问团来到现场了。洞外，战士们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洞内，陈晓东激动地含着热泪：“同志，毛主席派人看你来啦，中央慰问团就在洞外。”“感谢党，感谢毛主席！”陈晓东从他的回答中，判明和那个同志只隔着眼前这道墙，只要把墙打开，便会见到他。当他用手电一照，发现墙裂了，向那边倾斜着。如果在墙上打洞，万一把墙震塌，会给遇险同志带来危险。他和陈学才一合计，顾不得头昏、眼黑，便绕过墙向左扒过去。陈晓东爬到这个同志的身边，见他受了伤，头上是摇摇欲坠的顶棚，于是急忙用木板在他的头上搭了个棚架，

又找了个枕头，绑在棚架上面。他又见这位同志光着头，便摘下了自己的帽子，一寻思，不行，我这帽子被汗湿透了，沾满了灰，太脏。忙对陈学才说：“快让外边送顶干净帽子来。”

陈晓东轻轻地给伤员戴上干净帽子，陈学才掏出手帕轻轻地擦着他咀上、眼上的灰尘。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战斗，终于把202房间的那位同志救出洞外。

五

紧张的战斗持续了四天四夜。这时，鞍山的工人师傅带来了空压机、风钻、气焊等机械。海城的贫下中农开来了拖拉机和推土机。他们切断钢筋，运走了大块的水泥板……给侦察连的抢救战斗以大力的支援。就这样，在强震发生后的第五天，又救活了被压在楼内的最后一个阶级兄弟，创造了一个罕见的奇迹。

被救的这个人沈阳市运输二公司第二包装队的采购员王锡功。二月四日晚上，他从农村采购草帘回来，一进门，招待所的同志就告诉他晚上有大地震，劝他回沈阳。王锡功想：我是个采购员，一天采购不到材料，包装就要停工，会给国家造成损失，不能因为地震就扔下工作回去，要在地震前把料备足，要跟地震抢时间。他回到屋，见同屋的三个人全走了，他想休息一下，连夜到农村去订货，但坐下不久，就地震了。他腿部受了伤，但他想：我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要有工人阶级的骨气，不能大喊大叫，党和毛主席一定会派人来救。就这样，他在楼里呆了一百一十多个小时。

当这场特殊的战斗结束的时候，陶连长、陈晓东、李学敏带着王锡功的眼镜盒、烟盒、钢笔和全连战士的心意到医院看他来了。王锡功一见抢救自己的亲人，忘记手上在打着吊针，拉着战士的手，流着热泪说：“同志，我的亲人，谢谢你们。这事要是在旧社会，别说我一个王锡功，一百个王锡功也完啦……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们回去告诉全连的同志们，就是我残废了，也要拚命为党工作。”

守护在一旁的王大娘，激动地把陶连长拉在怀里：“孩子，地震后有人劝我去海城看看，我没去，有党和毛主席，我相信他能被救出来，五天五夜，我没掉泪。听说用飞机把他送到沈阳来了，我哭了。今天，见到你们，我又掉泪了。”她说着，用衣袖擦了擦眼睛：“孩子，大娘这泪可不是伤心泪，是高兴泪啊！他这次能回来，不是他命大，是毛主席的恩情大，不是他命好，是咱们社会主义制度好！”

同志，这场特殊战斗的报告写完了。它告诉我们，毛主席亲手缔造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在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出现过董存瑞那样的英雄；今天在毛主席建军路线指引下，新一代战士又成长起来了，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同老一代革命战士一样，对人民有一股子热情，对困难有一股子拚命精神。我们的战士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拉 练 途 中

黎 恭 崔 家 骏

二月三日，解放军某部六连，从盘锦农场出发，开始拉练了。要是以路程的远近来算，起个早，搭个晚，当天就能回到营房。可是六连连长潘云和、指导员陈志和考虑，人民军队要学人民，不能轻易放过回营途中向人民群众学习的大好机会。于是他们向团首长请示：是否可以把时间延长一点，搞上三天野营拉练。团首长批准了他们的建议，于是拉练就开始了。

二月三日晚上，他们到达水源公社先锋大队学习。

二月四日冒雪行军了一天，傍晚到达了营口县高坎公社的董家堡。两天来，虽然上级预报有强烈地震，干部战士和群众，都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地震到底何时发生？究竟是个什么情况？谁也没有经历过。

七点钟，六连的干部战士已经分散到各家各户，有的在访贫问苦，有的在和群众谈心，也有的正在吃饭。突然，大队广播室发出了紧急预报，潘连长立即派通信员去各班通知，正在通知的过程中，强烈地震就发生了。

强烈地震发生的时刻

强烈地震，就象一场突然发生的战斗一样，严峻地考验着住在强烈地震中心地带的六连。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就在这既威胁着自己的生命又威胁着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几十秒钟之内，六连的干部、战士都在干什么吧！

共产党员、十二班班长苟华义，地震的前一秒钟，还在房东孟大娘家的地炉上烤棉衣。强烈地震一发生，他一步冲到了门口，使劲把门拉开。这时，间壁墙已发出了碎裂的响声，屋顶哗哗地掉土。他本来一步就可以跨出门坎，使自己首先脱险。可他反而往后退了一大步，给屋里的群众闪开了一条通道，向孟大娘一挥手说：“快！”

灯熄了，闪动的地光透过窗上震裂的玻璃，照亮他那沉静的面孔，照亮他那刚劲有力的身躯。“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救出群众”。他没有忘记指导员宿营前的动员：一旦地震发生，先救群众，后抢武器。人民军队为人民，牺牲自己何所惧。他像一根顶梁柱，巍然不动地挺立在那里。

孟大娘跑出去了，他的两个女儿跑出去了，两个来串门的亲友也跑出去了。苟华义见群众全脱险了才最后撤离。他刚迈出门坎，两扇门打伤了他的脚。孟大娘万分感动地说：“解放军同志为了救咱，真是把命都豁出来了。”

豁出命来抢救群众的，绝不只一个苟华义。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六连战士，经受住了生与死、公与私的严峻考验。

在同一时刻，一班战士梁宝军正在李顺忠家。他一把拉开

窗户，跳到炕上先把大娘背到窗口，然后回身再去营救躺着的病人——李顺忠大爷，当他背着大爷，两只脚刚迈上窗台，整个东山墙倒下来，砸在了炕上。

在李文忠家，机枪一班战士王德玉，一脚把压在邵大娘身上的缸蹬掉，把大娘扶起，背出了屋。这时，他见西院李永富大叔被紧紧地夹在半倒的门框里出不来，就飞快地冲过去，用脚踢掉垫在门框下的砖头，双手使劲把李大叔拽出来，背起就走。间壁墙倒塌，砸伤了他的右脚。一班副班长傅忠库，听说屋里还有个小孩没救出来，他从半倒的门缝里钻进去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弯着腰，用自己的身体挡着屋顶落下来的土块，把孩子救了出来。

与此同时，机枪三班长李庭，把董大娘救出屋后也猫着腰，用自己的身体护着董大娘家的小六冲出了房子。

十三班长程德友，领着全班同志先抢救孟宪贵一家脱险，然后又去抢救队里的牲口……十一班长郭怀义先把摔倒的孟昭明大爷搀出门外，然后又冲进屋去把烧炕的火用水扑灭……赵秋成、马宪锋、梁晓儒、覃克东、丁西云……有多少战士，豁出命来抢救群众啊！

六连的干部，在强烈地震的时刻，一直站在抢险第一线。那里有呼声他们就往那里去，那里有险情他们就往那里冲。

陈指导员指挥着六班在抢救苏占林家的人。

潘连长带着二、三排的同志，在大队部抢救现金、账目和其它东西。

正在紧张战斗的一排长冯真，听到“知识青年点压着人了”的喊声，象针刺他的心一样疼。他说了一声“快！”就